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 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 意欲何為？

崩轍元

反對派借發牌事件發難，既衝擊行政主導，又為「佔中」造勢，欲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反對派議員以特權法來強制行政會議交代發牌事件，衝擊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及集體負責制，瓦解行政主導，從根本上打擊和削弱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其惡果是癱瘓政府運作，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狀態。反對派「削權」的目的，是為了「奪權」，為此反對派除了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外，還利用事件刻意複製去年的「反國教」運動，意在為反對派挑戰中央底線的普選方案和「佔中」運動造勢，以利反對派在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建制派議員必須團結起來，聯手否決反對派的議案，粉碎反對派癱瘓政府亂中奪權的圖謀。

反對派陣營的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將於本周三立法會大會提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政府交出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檔案。由於議案在分組點票下難以通過，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提出「補底」修訂，表明要求索取的政府檔案不包括行會內容，以及涉及牌照申請者的商業秘密，但由於難以分辨哪些是不適合以及適合公開的檔案，因此郭榮鏗的「補底」修訂不過是障眼法，是為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作掩護。而反對派濫用特權法的目的，是衝擊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及集體負責制，瓦解行政主導。

## 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不可輕易動搖

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及集體負責制是行會運作的基礎，不論1997前的行政局或1997後的行政會議，都一直實行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行會某程度上等同外國的內閣制，內閣會議討論涉及公眾利益的敏感事件，為確保商業秘密及保障成員暢所欲言，所以必須保密。《宣誓及聲明條例》規定，行會成員須於獲委任後作出

「盡職誓言」，除非獲行政長官授權，決不向任何人洩露行政會議的議程、討論內容，及基於行政會議成員身份而獲得的任何文件。否則，特首可視乎情況對洩密者採取行動，包括勸喻、警告、免除職務甚至採取法律行動。這表明，行會實行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有其悠久傳統，同時亦有《官方保密法》限制政府秘密資料外洩。因此行會的保密制度及集體負責制不可輕易動搖及改變。

這次發牌不單涉及香港電視，也關係到其餘兩間申請公司，他們都向特區政府提交了各自的投資計劃，涉及大量商業秘密。倘若如反對派所要求公開有關文件，肯定會涉及各公司的投資計劃、財務資料等各種敏感資料，公開這些資料不但會洩露其商業機密，而且這些都是敏感的股價資料，隨時會引發股市大波動，可能對股東造成損失，屆時誰來負責？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政府絕對要保障商業秘密原則，不能公開有關資料，否則其他公司將來還怎會信任香港？反對派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逼迫政府發第5個牌子予香港電

視，如果此例一開，香港的法治和營商秩序將崩潰。

## 反對派「削權」是為了「奪權」

從憲制角度看，若然立法會通過以特權法取得行會文件，行政主導的憲制模式將受到嚴重衝擊，甚至瓦解。特首會同行會的決策，是香港行政主導的一個主要體現，立法機構沒有權力去佔行政機構的權力。反對派議員借發牌事件為名，以特權法來強制行會交代事件，本質上是將立法機構的權力凌駕於行政機構之上。

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是從根本上打擊和削弱行政長官的管治權。而反對派「削權」的目的，是為了「奪權」。反對派企圖癱瘓政府運作，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狀態，以利反對派在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因此反對派除了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外，還利用事件刻意複製去年的「反國教」運動。公民黨、民主黨、學聯、學民思潮等，仿效去年的「反國教」的「非政黨」的模式，欺騙藝人和電視觀眾參加包圍政總的集會。10月16日，他們成立了「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的空殼組織，兩天之後，就宣稱他們在網上組織了接近50萬人的簽名，支持包圍政府總部的集會。甚麼人能夠組織3.6萬人出席包圍政總集會(反對派聲稱12萬人出席)？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根本就沒有這個條件，只有反對派有這個能量。

## 粉碎反對派癱瘓政府亂中奪權的圖謀

反對派利用事件衝擊行政主導，並刻意複製去年的

「反國教」運動，意在為反對派挑戰中央底線的普選方案和「佔中」運動造勢。「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就多次以駭人聽聞的「核爆中環」來形容整場運動，聲稱「佔領中環」核爆所造成的破壞力，不止於爆炸的那一刻，更在於之後的核輻射擴散，並公開表示「不排除活動以流血收場」，還申明「將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不合作運動」，「真正令香港癱瘓，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最近「佔中」搞手將「台獨」禍水引入香港，必然把「台獨」禍害台灣的種種亂象引入香港，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期間，「台獨」成為台灣社會的亂源，「台獨」製造社會紛爭，令台灣社會撕裂，政局動盪，經濟沉淪，民生凋敝，並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惡化。「佔中」勾結「台獨」，將促使「台獨」「港獨」兩獨合流，嚴重惡化香港政局，打擊特區政府管治衝擊「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對香港的禍害更大。

很明顯，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並利用事件刻意複製去年的「反國教」運動，意在癱瘓政府運作，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狀態，為反對派挑戰中央底線的普選方案和「佔中」運動造勢，以利反對派在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這既嚴重損害港人福祉，又為特首普選製造障礙，應該受到強烈譴責。建制派議員必須團結起來，聯手否決議案，粉碎反對派癱瘓政府亂中奪權的圖謀。



崩轍元

# 戴耀廷供出了「變天」的計劃

## 管見集

戴耀廷日前在報章上發表了題為《香港市民面臨「憲政時刻」》的文章，不大打自招供出反對派企圖通過「佔領中環」強行改變憲法，奪取管治權的陰謀。戴耀廷猖狂地說香港市民已經面臨「憲政時刻」，就是要在「憲法框架以外促成憲法性的改變」，「這種契機」已經到來了。他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佔領中環」的搞手已經到了台灣和施明德見面，談好了怎樣爭取「台獨」勢力的人力、物力、策略的支援，李卓人還非常放肆地說，我們要「佔中」聯絡，要和「民主結婚」，但是中央拆散我們們。

## 通過「佔中」奪取管治權

戴耀廷毫不諱言，在憲法制度之外改變憲政，是美國貨，由美國耶魯大學憲法學教授Bruce Ackerman創立。這就是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理論基礎。戴耀廷不顧《基本法》早已經訂立條文，推行普選的時候，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制度。他引用美國人的理論，說可以經過人民行動將之推翻。戴耀廷說「北京及建制派或許想引用所謂『立法原意』，即制訂《基本法》時起草委員會的想法，以規限市民對普選的解讀，甚或以釋法方式為普選設限，以達到排斥某些人參選的目標。」

他認為立法原意是毫無意義的，他居然說，《基本法》本身沒有為「普選」下定義，這些空泛用詞容許不同解讀。言下之意，香港只要用「顏色革命」的暴力方式，再加上「台獨」勢力的支持，兩股力量合流搞搞震，就可以按照反對派的意向，改變《基本法》。他說「造就憲政時刻在香港此時此刻出現」，「如果北京或建制派妄想以一套篩選式的選舉方法蒙混過關，與港人的期望出現極大落差時，港人在此「憲政時刻」是會走出來組織起社會行動，促使甚或脅迫各方。所以，北京不能不認真考慮他們對普選的訴求和期望。」戴耀廷終於承認使用「脅迫各方」的手段達到自己的政治野心。這種「憲制可以改變論」，活靈活現地描畫出他們要在2017年奪權上台的圖謀。

反對派現在高舉的旗幟就是「違反法律」、「違反憲法」，他們說，搗毀了《基本法》，就可以解決多年來的管治問題。這完全是欺人之談。大家都知道，十年前，美國人在東歐國家煽動「顏色革命」，公然挑戰當時憲制，鼓吹建立親美的政府。所有的「顏色革命」中，都有三個鮮明的特點：第一，美國的外交官或者美國互聯網企業項目，都進行了幕後的策劃和指揮。第二，美國提供了理論和策略的支援，美國的「民主」機構和組織，提供了資金和經費。第三，美國在外交上或者軍事方面作出了配合。

## 美欲在港重施「顏色革命」故伎

第一個出現「顏色革命」的國家就是格魯吉亞，接着就是烏克蘭，再下來就是吉爾吉斯。美國人還不滿足，最近三年，開始在阿拉伯世界發動「顏色革命」，如突尼斯、利比亞、埃及、敘利亞，這種暴力包圍政府總部或城市廣場然後變天的所謂革命，全世界都看到了並不是一種民主方式，這其實就是暴力的政變。這一派可以暴力改變憲法上台，另一派也一樣随心所欲另行解釋憲法，又再暴力上台奪權，形成了民粹主義的武力奪權的惡性循環，分裂了社會，破壞了經濟，製造了動亂，破壞了文明道德，最後是民不聊生，人人都唾棄美國輸出的「憲政時刻」理論和「顏色革命」。最好的例子，十年之後，格魯吉亞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親美政權，只會叫口號，根本解決不了經濟和民生問題，而且貪污腐敗，結果倒台了。美國失去了第一個「顏色革命」的果實。

東歐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通過血的教訓，已經看透美國人沒有道義，沒有道德，更沒有經濟承擔，跟着美國的「顏色革命」走，弄得生靈塗炭，經濟急劇走下坡，社會治安混亂。這是自己找來的大禍。香港本來好端端走上「一國兩制」的道路，中國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香港坐上了這列經濟快車，本來可以享受民生樂利，但是，卻有政客搭上美國人，送來了「打倒憲法」的「顏色革命」的潘朵拉盒子，帶來幾十年的動亂，難道我們應該棄取禍嗎？

# 香港輿論：不容「佔中」勾結「台獨」分裂國家

文平理

## 每周輿論動向

國台辦發言人日前指出，「台獨」勢力分裂國家，破壞兩岸關係，又圖謀搞亂香港，不得人心，也絕不可能得逞。輿論認為，國台辦發言人表達了中央的嚴正立場，是對「佔中」與「台獨」合流的警告。國家反分裂、反「台獨」的立場一貫嚴厲和堅決，更不允許「台獨」勢力搞亂香港。「台獨」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佔中」勾結「台獨」已踩了國家主權和安全的紅線，性質和後果都十分嚴重。輿論亦批評，「佔中」搞手將中央接觸台灣「綠營」人士與「佔中」勾結「台獨」混為一談，是意圖混淆視聽。中央統戰台「綠營」人士，是為了國家的統一，「佔中」搞手勾結「台獨」，是分裂國家的行為，兩者絕不能相提並論。

《明報》署名文章批評事件觸及中央的底線，「討論政制要跑到台灣去，還跟『台獨』勢力『商量』，看看紅衫軍包圍總督府的經驗是否適合香港」……。「這樣就超出了香港內部討論的界線，也就是中央明言或暗示禁忌的範圍。北京的考慮就不是尊重香港人選擇的問題，而是如何防範外部勢力入侵內部事務。中央政府對於核心利益的界定，領土和主權獨立是放在第一位的，並一再大聲疾呼，不要低估中國人捍衛領土與主權獨立的決心，一些香港人是有意或無意地聽不到或者聽不進，問題就大了。」

## 勾結「台獨」屬「分裂」行為觸及中央底線

《亞洲週刊》署名文章則指出，「在同一天內『台獨』兩巨頭介入『佔中』，說明部分『佔中』勢力中的『港獨』勢力已經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向中國的國家主權、香港的『一國兩制』發出了挑戰書！戴耀廷、陳健民應該深知『台獨』勢力、『港獨』勢力騎劫『佔中』的嚴重後果，那是明目張膽『踩紅線』，觸犯《反分裂國家法》。『台獨』即戰爭，對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行徑，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會坐視不理。同樣，『台獨』勢力、『港獨』勢力騎劫『佔中』，中國政府和人民也絕不會坐視不理。『一國兩制』的包容度很大，但『港獨』就是『一國兩制』的紅線。《基本法》規定中央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頒布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執行。」

《信報》署名文章指勾結「台獨」屬於「分裂國家」，「兩位『台獨』分子事後均對『佔中』行動大表支持，施明德稱會考慮到港參加『佔

中』，並安排其他『台獨』分子簽署『佔中』信念信；林濁水的回應說得更加赤裸裸，建議陳健民『今年佔中，明年佔西』。可見『佔中』與『台獨』合流是有跡可尋的。……『佔中』再非單純的公民抗命，而是分裂國家和傷害整個中華民族、是變了質又令人不解的行動。」

《經濟日報》分析文章則指，一些反對派議員迫切與「台獨」劃清界線，「三子台灣之行震動中央，因三子與施明德不單交流，還涉及合作行動，包括當日雙方高調宣布的兩項結論，即是在12月於台灣舉行圓桌會議，廣邀港、台民主人士共商香港民主化問題，二是由施明德發起『網絡運動』，呼籲台灣人支持『佔中』。施明德後來更稱，會從2014年7月1日起，每月派17人來港參與『佔中』。觸及中央對『台獨』的底線，泛民近日已開始與『台獨』劃清界線。」

## 「佔中」搞手意圖混淆視聽

對於「佔中」搞手將中央接觸台灣「綠營」人士與「佔中」勾結「台獨」混為一談。《am730》署名文章批評這是混淆視聽，「今次關鍵不是赴台會面，而是雙方閉門對談的內容，據知，不僅是向『台獨』討教，勾結『台獨』聲援，更是唱衰『一國兩制』，提醒台灣不要輕信『一國兩制』真會成功，香港最終也不會有真正民主。與施明德會面後的記者會上，眾人更毫不避嫌，把香港稱為『中國殖民地』，提出要『去殖化』，擺明要搞『香港獨立』。」

《明報》署名文章則指「佔中」搞手不能推卸勾結「台獨」的責任，「李卓人3人大張旗鼓地訪台，高調跟施明德會面，而會面之後召開記者會，這就是一個政治表態。而記者會的內容要點，不是講台灣內的事情，而是支持佔中。所以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動、政治表態，也就完全不是言論自由、學術交流那個層次。既然是政治行動、政治表態，那就有政治後果。李卓人等3人以及由其代表的政治團體『真普聯』，以及政治行動『佔領中環』，都要為這個表態和行動承擔政治後果，而這個後果也直接影響到香港的政制發展，尤其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之上。」

《晴報》署名文章則要求「佔中」搞手交代會面，「當日參與會面的泛民人士及其支持者，連日來不斷解畫，表示與施明德見面，只是取經，又反指建制派與民進黨高層接觸，故他們不是與『台獨』分子串連。禮節性接觸，與深入探討某些特定議題根本是兩回事。達賴喇嘛下屬與北京之間，同樣有溝通管道，但不能理解成北京支持『藏獨』，或者達賴喇嘛支持統一。問題的要害是討論甚麼議題，若真的如此坦蕩蕩，乾脆公開兩個小時會議錄音，以證清白好了。……當日李卓人發言時指出，他與朱耀明和鄭宇碩是以個人身份參與座談，回港後會向佔中人士匯報座談成果，再商議未來合作。既然有『成果』，又商議未來『合作』，那就不再局限於技術層面了。這到底是甚麼？畫公仔不用畫出腸。」

# 「佔中」與「獨」共舞引火自焚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朱耀明，早前聯同工黨主席李卓人及「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到台灣，向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取經交流；另外，「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亦在十月中獲邀來港出席商討「佔中」的論壇。雖然「佔領中環」另一名發起人戴耀廷企圖淡化事件，辯稱「政治敏感度不足」，但「佔中」勾結「台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圖窮匕現後，眾人都知「佔中」葫蘆裡賣的藥，其「顏色革命」及「港獨」圖謀已經曝光，正如早前戴氏的「流血論」像潑出去的水一發難收，暴露了「佔領中環」的本質。

施明德本身是知名的「台獨」分子，現今「佔領中環」勾結「台獨」極端力量猶如與「獨」共舞，不禁令香港人擔心有人欲把「台獨」那套抗爭手段搬到香港，借「台獨」把戲與香港「佔領中環」合流，把「獨立運動意識」移植香港作長期抗爭，培植「港獨」極端分子，聯手衝擊「一國」的底線。

在中央人民政府眼中，「佔領中環」公然勾結「台獨」勢力，是挑戰國家主權的行為，「港獨」及「台獨」兩股極端力量聯手炮製「兩獨合流」，仿如火引火自焚，觸及了政治底線破壞了與中央的互信。「佔領中環」發起人陳健民更「邀請」全球支持該運動，猶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干預中國內政，向全國人民宣戰。「佔領中環」近日再易名，由「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改名為「和平佔中」，在報章刊登一整版廣告，並設了網站和臉書專頁，卻又是舊酒新瓶的把戲。「愛與和平」卻欲吹流口水抗爭，自相矛盾，安裝了普世價值的馬甲，名不實言不順，仍然是掛「和平」羊頭賣「暴力違法」的狗肉。

十月廿五日，施明德於香港《蘋果日報》刊登《致香港朋友》的評論文章，卻不離「台獨」本性，竟然口出狂言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六十多年都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更指

中國內政為「他國內政」，這公然鼓吹分裂的圖謀不叫香港人高度警惕？施明德更此地無銀，承諾「不會也不敢對香港民主化運動下指導棋」，卻又與香港「佔領中環」和「真普聯」交流，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筆者必須指出，香港的普選是按「一國兩制」大原則下的普選，體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一國」是「兩制」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有「一國」才有「兩制」。香港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循序漸進地進行普選，一切在《基本法》框架外或極端模式都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佔領中環」運動更妄想勾結「台獨」勢力把極端分裂理念移植香港。我們應警惕「港獨」及「台獨」兩股極端妖氣「兩獨合流變種」，所有圖謀挑戰「一國」底線的政治歹念都是引火自焚，燈蛾撲火。